



东南商报

2016年6月5日 星期日

编辑：朱忠诚 吴志明

组版：车时超

应试自信中的危机感

拼力应考的学生、舍家陪读的家长、全力以赴的老师，合力创造了毛坦厂中学的高考升学奇迹：本科达线率超过80%，超过安徽全省平均水平的两倍。毛坦厂镇也因此被视为应试教育的成功典范，不光来自安徽省的中考生或高考落榜生选择这里，甚至还有远自新疆、海南等地的异地考生前来借读。

“现在是毛坦厂中学最好的时期。”面对毛坦厂中学今天的影响力，在该校工作近三十年的副校长李振华颇为自豪。他认为，只要国家有考试，学校就有应试，只不过毛坦厂中学将应试做到了极致，特别是为学生的家庭教育补位，为他们行为养成、学习习惯养成、生活习惯养成打下了良好基础，这样使应试学习事半功倍。

但毛中的相关负责人也承认，一味瞄准应试也存在局限。比如虽然每年的高考本科上线率高，但考入一流名校的尖子生却很少。“北大好几年没有了，前年才出了个清华的。”刘洋说，“我们也在找出路。”

现在毛坦厂中学也开始学一些城市重点中学，将高一高二的音体美课全部开齐，校园的一些社团活动也多了起来。学校渐渐发现，紧绷的弦稍微松一松，对学生的学习不是冲击，反而是种促进。

除了教育认识上的回归，毛中的很多老师也从身处的学校发现了教育深层困惑。

“某种程度上，毛坦厂中学的应试佳绩也是教育畸形发展的一种折射。”毛坦厂中学的一位老师毫不讳言，过分注重考分，拼命挤高考“独木桥”，这样的现实并没有改变。“说到底，还是我们没有太多上升通道，在现在情况下，大家只能走这个通道。”

李振华说，虽然现在高考改革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，但职业教育是否让人感知到被尊重？让人看到“上升的希望”？职业教育出来的技能人才是不是还会被当成“末流人才”？如果这些没有改变，那么最终大家还会被绑到高考的“战车”上，过度疲劳地应试，精英教育泛化的教育结构失衡仍将难以改变。

“毛坦厂不是神话，也不应妖魔化，透过这里发现教育的困境和症结，才是最有意义的。”李振华说。

面对毛坦厂中学的未来，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充满危机感。在他们看来，随着高考生源减少，复读生源也会随之减少。而未来新高考的过程评价，也将使补习复读的空间越来越窄，未来毛坦厂中学还能否续写“超级中学”的神话，将是一个问号。

高考又要来了。这是对毛中学生的考验，同时也在考验着毛中。

据《半月谈》

高考工厂是炼狱还是逆袭——

进入此门 只为高考



毛坦厂中学周围是密密匝匝的出租房。

进入此门,只为高考!

这是一所“超级中学”：在校学生两万多名，教师六百余人；这里创造了应试教育的“神话”：地处偏远乡镇并无优越教育资源，却创下高考本科达线率超80%的奇迹；这里还是一处独特的教育景观：近万名家长租房陪读，催生的“陪读经济”成为一个中部乡镇的产业支柱。

有人说，这里是如炼狱般的高考工厂，也有人说这里是乡村教育的一次成功逆袭。高考前夕，记者走进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，试图撩开这所“名校”神秘的面纱。

“高考在即！考大学！”刚进赵孟（化名）的房间，床头这几个大字就闯入眼帘，十分醒目。“刻这个字就是为了提醒激励自己：来这儿是干什么的。”赵孟深吸了口气说：“如果考不上大学，那会觉得很丢脸。以后同学聚会都会不好意思参加，觉得层次太低了。”赵孟很胖，看起来缺乏锻炼，黝黑的皮肤上满是青春痘，一圈浓密的胡茬从嘴唇上冒出来，让他多了点青春期的成熟。“反正也学不死，那就往死里

学。”

在六安市毛坦厂中学，有2万余名学生和赵孟一样，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，但目标只有一个：考上大学！

为了高考，学生每天都在挑战利用时间的极限。早晨，六点钟起床，六点半到校；中午，十一点半放学，十二点二十前赶回教室；下午，五点一刻放学，六点前赶回教室，直到晚上十一点放学回家。吃饭、睡觉，一切能压缩的时间都被压缩，让位给学习。家长到校门口送饭、学生站在校门口吃饭，成了毛坦厂中学外每天的独特风景。

在毛坦厂中学补习中心，下课时间很少看到学生走出教室课间活动，除了上厕所，绝大部分学生都在座位上看书，有的干脆趁机趴在桌上补会儿觉。

“学习强度很大，天天写作业、考试。”来自安庆的郭同学说，每天将近十四五个小时泡校学习，十分疲劳。下课睡觉是老师鼓励的课间活动，因为长期不上体育课，老师担心他们“太虚”了，课间剧烈活动容易伤到身体。

除了疲劳战，“毛中”学生的更大压力来自于成绩排名。“每周有周排名，每月有月排名。”在毛中补习中心，有一面墙的联考光荣榜，张贴着去年八月以来每月联考排名的入榜班级名单，旁边还有按月公布的学生月考排名表。

“这是用来激励进步的。”毛中的老师说。对于学习不好的，惩罚也是分明的。上课不认真听的，随时会被拎起来站着听，态度不端正或者屡教不改的甚至会被敲打。“对于女生一般打手心，对于男生就劈头盖脸打巴掌。”说起老师的管教，毛中一位高二女生对记者吐了吐舌头。

“我已经从刚来时的5000多名前进到现在3000多名，不再被老师敲打了。”赵孟庆幸地说。事实上，毛中有老师打学生在当地众所周知，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，甚至连校外做生意的人都对此不以为然，“严点是好事，不管学生怎么能好呢？”在这一点上，大家达成了共识。

有压力的不止是学生。走进毛中补习中心的老师办

公室，差点误以为走入印刷库房。每个老师的办公桌上、办公桌下都堆满了试卷，连办公室的走道也被试卷占满。“这已经不算多了，大部分卷子都做完了，之前更多呢。”一位老师面对记者的惊讶平静说道。

在毛中工作十六年的教师张行中坦言，学生有压力，老师也有压力。各班级间都有竞争排名，如何带出升学率更高的班级，老师间也有着无声的竞争。对他而言，首先是尽可能提高升学率，然后再是培养出更多的尖子生。

一方面要抓升学率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们的心理承受力，如何刚柔相济、既要到位又不能过度，这确实很难把握。去年毛坦厂中学一名学生坠楼身亡引发震动，张行中说，作为老师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学生的心理出问题。

为此，毛坦厂中学专门建立了一座在哨所和监狱才会见到的瞭望塔楼，约七八层楼高的塔楼立在学校一角的山坡上，每天有两名保安在塔楼里居高临下观察校园动态，确保随时掌握校园内的异常情况。

万人陪读:一切为了孩子

毛坦厂中学所在的毛坦厂镇地处六安市金安区，是大别山里一处多县交界的偏僻乡镇。这个镇因教而兴，随着毛中生源越来越多，陪读越来越多，这个小镇的房价也一路飙升，超过了六安市区。当地人说，镇里正在销售的高层楼盘售价已经超过5000元一个平方米。“跟着毛中赚大钱”、“考状元住桃李园”等售楼广告随处可见。据毛坦厂镇的不完全统计，当地陪读家长近万人，超过本镇人口的数倍。

一年前，赵孟因为沉迷

网络无心学习而高考落榜。作为家中的独子，父母对他期望很高，拐弯抹角找到“黄牛”花了两万元的中介费才获得到毛坦厂中学复读的机会，之后又缴了一万五千元费用，才挤进了毛坦厂中学的补习中心。由于学校没有宿舍，赵孟父母又把赵孟的奶奶从老家接过来，在毛坦厂中学旁租了一间屋子陪读。

“陪读就要搭上一个劳力，我来陪读就不耽误儿子媳妇打工赚钱。”赵孟的奶奶孙桂芬说，自己今年已经

65岁了，儿子儿媳在外地服装厂打工，一年收入不过十多万元，除去吃喝全都供孙子上学花费了。“我们没啥别的指望，只要孙子能考上大学，一家人的罪就没白受。”

在孙桂芬和孙子租住的这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内，除了两张用长凳支起的简易床、一个床头柜和一张方桌，没有任何家具，衣服、杂物都用纸箱收纳堆放着。在同一栋楼里，住着和孙桂芬一样的十多位陪读妈妈。他们都蜗居在用木板隔出的一间间